图里法则关照下严译《天演论》中的科学观

陈园锋 朱健平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12）

摘要：本文以图里关于渐进标准化和干预的两大翻译法则为视角，探讨严复在《天演论》中所彰显的科学观。研究发现，就科学观而言，严复在译作中更加重视人和人的思想，是与其前以及同时代的“器物”科学观不同的关于“人”的科学观。为了彰显这种“人”的科学观，严复在自我意识的影响下，通过加按语和加脚注等方式，在译作中大量增补原文所没有的社会学、生物进化论等领域的科学概念，并将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进化论观点有机地融为一体。

关键词：严复；《天演论》；科学观；翻译法则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严复译自赫胥黎的《天演论》不论是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影响力。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累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美国学者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写道：翻译《天演论》是严复最大的成功。该书不仅在严复同时代的文人学士阶层中引起震动，而且对 20 世纪初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影响。”从各种翻译理论视角对《天演论》这一译本，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过程等作出的研究也不少，这些研究成果深入了对《天演论》以及严复翻译行为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将运用来自低地国家的吉恩.图里的翻译法则，从严复的自我意识和科学观的角度分析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进行的干预，试图分析严复在对比原文之下对译文既显山又显水的处理这一现象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理论介绍

图里的描写翻译理论系统的建立便是为了将翻译研究推动成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翻译学的研究也像其余学科一样有规律可循，并且能通过规律预测将来的翻译行为，图里的两条法则应运而生。图里是低地国家翻译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他在大量的希伯来语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描述性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不断完善，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理论是对埃文·左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描述翻译理论的结合。图里处于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时期，这一时期翻译的研究不再

像传统的翻译研究或翻译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在源语文本，译文文本之间寻找理想的规范性的标准，而是偏向于译者，译入语文化，以译文为导向开始描写性研究。由于受到其同事埃文·左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霍姆斯的影响，图里在自己的实践基础上将二者的学说进行整合，成就了其自身独树一帜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他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受到三种规范的制约：伊始规范（preliminary norms）、起始规范（initial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其中伊始规范是其他具体规范的统领，在“逻辑上和时序上均较其他规范享有更大的优先权”（Toury, 2007）。图里希望“描述研究积累起来的发现应该可能形成一系列连贯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确定与翻译有关的种种变体之间的内在联系。”（Hermans, 1999:91），由此可以看出图里的研究的最终目标不在于发现规范，而是要从发现的规范中找出翻译的规律从而预测将来的翻译行为。

因此，图里的研究并不止步于理论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图里总结了两条翻译的普遍法则：一是渐进标准化法则（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二是干预法则（the law of interference）。第一类法则指“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迎合译语代码集中已有的惯常用法，源文本中析出的文本关系在翻译过程中经常被整合乃至完全忽视”（Toury, 2007）。根据图里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译者把源语中不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文本置换成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的文本，从而使目的语读者更加顺利地接受目的语文本或译作。在这里，他结合了左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作为评判依据，提出译作的归化程度取决于翻译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翻译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愈是处于边缘位置，译作归化的程度就愈高（同上）。第二类法则指“在翻译过程中，构成源文本的各种现象（例如词汇特征、句法特征等）趋于向译语文本传递”（同上）。该法则表明，源语文本对译语文本产生某种“默认”（default）作用。这样，欲使源语文本对译语文本不产生任何干预作用（即无干预输出），必须具备一些特殊条件，而且译者须做出特殊努力。图里指出，对干预的容忍程度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以及文学体系的威望；人们对从强势语言或文化译入的作品所持容忍度较高（同上）。也就是说，要是源语文本对译语文本不产生干预作用，译者必须做出特殊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干预，使源语文本的干预降至最低。图里这两个法则的提出本是作为探索普适性翻译法则的特征和构建模式的示范，但它们对于指导翻译实践和研究翻译实践却有重大作用。图里的渐进标准化法则和干预法则看似一个是主动将不符合译语文化或译语读者审美期待的源语文本文化置换成符合译语文化的文本，一个是被动接受不符合的文本或文化让译语读者去接受，实则这两项法则中都需经过译者的干预处理，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译者都会在自身的意识形态，目的语系统中的诗学，规范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源语文本进行处理。

《天演论》中严复科学观的体现

严复是近代中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启蒙家，他从小受儒学教育，中学根底深厚，后来又被派往英国海军大学留学。清政府当时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是为培养习得西方先进船炮技术人才以巩固自身的腐朽统治，然而严复在留学期间则更深入地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等，形成了他自己对西方社会不同于同期留学生而且更为深入透彻的知识结构和观念意识。严复归国时，正值国人从前对于科学的单一化、器物化认识逐渐转向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理解，人们不再将科学狭隘地理解为技术层面的自认科学，而上升为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知识体系（董恒萍，2013）。严复自身的中学基础和他的西学造诣以及他对当时国难当头的忧虑，使得他能更清楚地洞悉西方之所以先进清政府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待科学的态度。得益于他的早先经历，严在翻译《天演论》时，他的科学观便已具雏形。严复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科学的本质。严复方法论科学观不再仅仅与坚船利炮等洋务实业相联

系，而且直接制约着人们以什么方式来把握必然之理与因果关系。他所要改变的已不仅仅是对象（物），而且是主体本身（人）。（段治文 1993）这也从更深的层面解释了严复翻译时，对西方著作的选择依据。

1. 严复对原作中科学内容的简要涉及

早年的留学英国使得严复深受西方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也助于严复在其自身已有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基础上，吸收当时最先进的世界观与相关学说。他对当时西方已出现的科学体系的涉猎从《天演论》的翻译中便可见一斑。台湾历史学家学者吴展良以及历史学博士皮后锋分别都做了很好的总结：

> 《天演论》严复也因此可以尽情地在这本小书中，展现他自己建立在天演论上的融通西方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宏大思想体系。他在《天演论》的序言、案语与夹注中所讨论的内容，所涉及的学问门类包含了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育种学、优生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口学、西方学术思想史、中国子学与经学传统、中国学术思想史、宗教学、婆罗门与佛学中的许多关键议题。（吴展良，1999）

> 严复在《天演论》中除介绍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诸家学说外，还尽自己所知，最大限度地介绍了相关西学背景知识。进化论方面即有进化论学说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赫胥黎的《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及该书中的“人猿同祖论”，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尤其是其《伦理学原理》中的《正义论》（*Justice*），希克罗（Emest Heinrich Haeckel）的《人天演》（*The Evolution of Man*），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哲学方面，介绍了希腊哲学史中的著名学派与代表人物，近代洛克、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笛卡尔的怀疑论及专著《道术新论》（*Discourse de la Method*），培根与约翰·穆勒的经验论。天文学方面，介绍了伊太(Ether)、星云(Nebula)等概念、天体演化论、日心说、以及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成就与贡献。经济学方面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等。此外还介绍了化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的学术成就。显而易见，为了“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严复几乎把《天演论》做成了一本小型百科全书。（皮后锋, 2003）

这些涉及的内容并不全在赫胥黎的原作中出现，但严复却将其涵盖至《天演论》的正文，按语抑或夹注中，一方面自有其实现严复企图融合西学入中学传统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无意中给世人探寻严复，甚至是严复所处时期人士对待科学之态度留下线索。而严复对各类科学学科的广泛涉猎，也向对其科学观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严复的科学观远比“一战舰，二用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的器物科学观要多元化，多层次。他对科学的认识在其它译著或著述中都曾提及，如《论世变之亟》中的“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又发表“原强”(1895.3.4 - 9)，继续探讨西方之所以强，在这篇文章中，严复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首次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之使“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严复还介绍了群学（社会学），指出这是“大阐人伦之事”的学问，要学习群学必须学好数学、名学（逻辑学）、力学（物理学）、质学（化学）。严复将知识分为天地人三类，认为“人学为尤急切”，因为人学包括了生物学和心理学，是群学的基本。(沈国威，2008）

在《天演论》的序言，正文，按语甚至是夹注中，均可以看到严复对西方社会各类学科的介绍，虽然有些只是一笔带过，但这足以说明处在“学问饥荒”（梁启超，1985）时期的

[1] 参见：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严复在学术方面已远远将同时期的士大夫抛在后面。对各类学术知识的广泛涉猎则极有利于严复形成自己的科学观。这样的例子在《天演论》里可以找到很多。如他对马尔萨斯人口学的简要介绍，

（1）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严复，2011:9）

又如对西方逻辑学的介绍，严复甚至以《易》《春秋》之学来说明逻辑学中的归纳（内籀）和演绎（外籀）：

（2）夫名学之理，事不相反之谓同，功不相毁之谓同。前篇所论，二者相反相毁明矣。以矛陷盾，互相抵牾，是果僻驰而不可合也”（严复，2011:15），

（3）及观两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严复，2011:3）”。

对于达尔文的原著《物种起源》，《天演论》中也简要提及。如在《导言一 察变》中：

（4）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种类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近今百年格物诸家，稍疑古说之不可通。如法人兰麻克、爵弗来，德人方拔、万俾尔，英人威里士、格兰特、斯宾塞尔、倭恩、赫胥黎，皆生学名家，先后间出，目治手营，穷探审论，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然其说未大行也，至咸丰九年，达氏书出，众论翕然。（严复，2011:3）

又如《导言六 人择》中：

（5）物种相刃相劘，又各肖其先，而代趋于微异，以其有异，人择以加。…嗟夫!此真生聚富强之秘术，慎勿为卤莽者道也。（严复，2011:18）

以及《论十六 群治》中：

（6）晚近天演之学，倡于达尔文。其《物种由来》一作，理解新创，而精确详审，为格致家不可不读之书。顾专以明世间生类之所以繁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曰物竞、曰天择。据理施术，树畜之事，日以有功。（严复，2011:95）

《天演论》中严复关注的主题实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合群保种，与天争胜，所以对《物种起源》的关注并不在内，因而介绍也极为精简，而事实上他对该部著作是有相当认识的，他在《原强》中对该书的总结便能看出：

达尔文者，英国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褒〔裒〕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其一篇曰《争自存》，其一篇曰《遗宜种》。

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所著的《严复与西方》中，对此解读到“西方思想中最精当最革命的成份，如斯宾塞体系所阐述，包含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因此，对严复极欲简明地叙述从西方学术渊源中直接产生出来的进化论的主要原则，我们也就完全能够理解了。严复完全意识到翻译中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对翻译《物种起源》一书不抱希望，况且不管怎样，该书与严复急切关注的事没有直接关系。严复对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贡献或他那关于鸽子变种的煞费苦心的学术论文并不感兴趣，他全神贯注的只是含有将达尔文原理运用于人类行动领域的那些内容。”（叶凤美，2005）对于严复没有选择《物种起源》，学术界都已接受严复认为其“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且是一部纯生物进化论著作，与严复的旨意不相符，但无论怎样的解读，严复对生物进化论的了解，进化史观的洞悉，对科学乃西方社会进步之源泉的认识是不可否认的。而严复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涉猎和接受已经显示出他与所处时代人士对“器物”科学观的不同。严复在《天演论》中自身科学观的体现追溯至赫胥黎原文并无出处，而是一种图里翻译法则中所提到的力排构成源文本的各种现象对译语文本的传递，严复的干预使得《天演论》取得了他想要的结果。

2. 严复融通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胥黎的进化论

细读《天演论》，会发现严复一种看似矛盾的做法。留学英伦的时日，严复深受当时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对其甚是推崇，然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实际上则是一部“表达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满”（欧阳哲生，2006）的著作，既然严复推崇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为什么要选择赫胥黎的原作去翻译呢？学界对这一问题做过不少深入的研究。史华兹认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赫胥黎则几乎成了斯宾塞的一个陪衬角色。在探讨过程中，严复自己所作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伦理的按语已使这一点很明确了。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天演论》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他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叶凤美，2005）“我们实在无须采取非杨即墨的观点，把严氏定位于斯宾塞。严复一心要把他所理解的天演论说清楚，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实在没有必要囿于一家之说，吴汝纶序言中所谓‘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实已道出译者汇合赫、斯二说的微意。”（汪荣祖，1994）总之，一方面虽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赞成赫胥黎主张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一方面虽然同意斯宾塞认为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另一方面又不满意斯宾塞那种“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思想。[2]皮后锋对《天演论》中严复之于赫胥黎和斯宾塞观点的态度做了更为详细的解析，他认为将严的观点简单地概括成“抛弃了斯宾塞‘任天为治’的主张，吸收了赫胥黎及我国古代荀子等人“与天争胜”的主张”的说法“既不精确，也不全面”。他认为《天演论》具体表达的思想比赫胥黎原著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严复有意揉进了斯宾塞的思想主张。更具地说，严复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渐进进化论、及其合群保种方略基本赞同，对其极端乐观的社会史观有所保留，而对其“任天为治”（自由放任）的思想则有取舍。（皮后锋，2003）也就是说，在《天演论》中严复即没有彻底否定赫胥黎的人类伦理观也没有全盘吸收斯宾塞的进化伦理观，而是对二者选择吸收后的融通，以达到他以进化学说的原理反对保守思想，警醒国人，救亡图存的目的。而严复将赫氏与斯氏观点的融通便是其自身科学观的一种体现，与前面所提严复的科学观较之当时代的器物科学观更

[2] 参见：李泽厚《论严复》的第二小节《《天演论》的独创性》，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30 页。

为多元化相比，严复对赫斯二氏观点的取舍更为具体深入地体现了他已经将注意力转移至观念意识上的科学观。

（7）a

Evolution is an integration of matter and concomitant dissipation of motion; during which the matter passes from an indefinite, incoherent homogeneity to a definite, coherent heterogeneity and during which the retained motion undergoes a parallel transformation.（Spencer, 1914）

（7）b

As a natural process,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e development of a tree from its seed, or of a fowl from its egg, evolution excludes creation and all other kinds of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Huxley, 2011:5）

（7）c

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严复，2011:6）

（7）d

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严复，2011:5）

（7）e

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严复，2011:5-6）

从严复对进化 evolution 的定义看，他的“天演”与赫胥黎的“evolution”范围已经被扩大了。在导言二的按语中，严引用斯宾塞对 evolution 的定义，并以《周易》中的阴阳易道思想对斯宾塞的事物运动消散一说进行比附，可以看出他是认同斯氏的 evolution 涵盖任何事物这一说法的，但由于严复翻译《天演论》重在警醒士大夫清政府已面临亡国灭种，世人必须奋起救国，所以斯宾塞的定义还不够。所以严复在导言二广义的正文中，对天演的范围界定既比斯宾塞的要更为具体，并且更符合当时士大夫能接受的“神思智识”、“ 政俗文章”、“一切民物之事”，又不同于赫胥黎的 evolution excludes creation and all other kinds of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把整个人类社会排除在进化过程之外。严复意在指出甚至是强调人也同样适用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中，从而在危亡关头一定要“与天争胜”。

“天演”是《天演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之一，严复在从赫胥黎和斯宾塞对 evolution 的定义到自己对“天演”理解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其对西方科学观念取舍方面结合所处时代实际情况的科学观，也可以说是相对于同时代的人的一种“进化”了的科学观。而这种科学观的体现，也严复在翻译过程既有图里渐进标准化法则中，为迎合译语代码集中已有的惯常用法而对原文本关系的整合甚至忽略，也有严复为使干预法则影响降至最低而进行的干预。

（8）a

Indeed, seeing that the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 of a civilized state, or polity, depends on the obedience of its members to these commands, the Stoics sometimes termed the pure reason the "political" nature.（Huxley, 2011:62）

（8）b

自人有是性，乃能与物为与，与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量。然则是性也，不独生之所恃以为灵，实则群之所恃以为合；教化风俗，视其民率是性之力不力以为分。故斯多噶又名此性曰群性。（严复，2011:88）

（8）c

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严复，2011:28）

（8）d

斯宾塞氏得之，故用生学之理以谈群学，造端比事，粲若列眉矣。然于物竞天择二义之外，最重体合。（严复，2011:94）

严复对赫斯二氏观点的融合还体现在他对赫胥黎的“political” nature 的理解和翻译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著于英国的工业社会时期，并无清政府的内忧外患，所以侧重点在于个人本身的自私本能与伦理学矛盾的平衡问题，所以英国可以“以强有力的干预维护社会‘公道’，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皮后锋，2003），他用了“political” nature 来定义个人在国家日趋完善进程中所保持的理想理性状态。而严复则在清政府苟延残喘之际面临内忧外患时倡导中华民族同弱肉强势的帝国主义社会进行抗争，所以他意在合群保种。他将“political” nature 译为“群性”。他认为“人类生存竞争中的‘体合’（adaptation）就是‘合群’，即利用群体的力量一致应对外敌入侵（同上），所以在《天演论》中提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严复，2011:33）。图里在对渐进标准化法则的介绍中详细解释到，在翻译中，原语文本趋于向符合目的或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内容转换。严复对原著中涉及西方思想的表达或表述，整合成了带有他个人特色的理解，同时他这一做法同时又取得了抵制原著中表达或表述向译语传递的干预作用。无论是从严复的个人角度还是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天演论》中严复这些对译文的处理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科学观。

（9）a

The propounders of what are called the "ethics of evolution," when the "evolution of ethics" would usually better express the object of their speculations, adduce a number of more or less interesting facts and more or less sound arguments in favour of the origin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in the same way as other natural phenomena, by a process of evolution. I have little doubt, for my own part, that they are on the right track; but as the immoral sentiments have no less been evolved, there is, so far, as much natural sanction for the one as the other. The thief and the murderer follow nature just as much as the philanthropist. Cosmic evolution may teach us how the good and the evil tendencies of man may have come about; but, in itself, it is incompetent to furnish any better reason why what we call good is preferable to what we call evil than we had before. Some day, I doubt not, we shall arrive a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esthetic faculty; but all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will neither increase nor diminish the force of the intuition that this is beautiful and that is ugly.（Huxley, 2011:65-66）

（9）b

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严复，2011:93）

（9）c

曰：然则郅治极休，如斯宾塞所云云者，固无有乎？曰：难言也。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严复，2011:50）

对“天演”进程中抑恶扬善斗争的胜利信心，严复又一次揉进了自己的观点。赫胥黎认为善恶同演贯穿于整个演化过程，他本人对抑恶扬善的斗争能否取得胜利信心不足（同上），这一点从他的罗马尼斯演讲中“Some day, I doubt not, we shall arrive a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esthetic faculty; but all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will neither increase nor diminish the force of the intuition that this is beautiful and that is ugly”（Huxley，2011:66）几句表露无遗，而斯宾塞则持乐观主义社会史观，用严复的话说就是“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严复，2011:38），“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同上: 93）严复对“天演”的进程也是持乐观态度的，正如他在《天演论》中所述“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同上:50），但他的乐观态度有有所保留，“如斯宾塞所云云者，固无有乎？曰：难言也”（同上:50），“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这种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史观，既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循环复古史观，也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救亡运动的光明前景。（皮后锋，2003）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的吸收以及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严复得以洞悉传统复古史观的缺陷---历史并非只是在循环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由此，撇开不论严复所支持斯宾塞的渐进式发展观和其保守的改良态度不论严复对世道的将来充满信心。图里的第二类法则指“在翻译过程中，构成源文本的各种现象（例如词汇特征、句法特征等）趋于向译语文本传递”。赫胥黎的原著实际上是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但严复却以他的文本为基础将二者的观点进行融合，这一翻译过程处处都有严复着意抵制源文本的各种现象向译语文本传递的干预的痕迹。而这样的处理无疑又是严复更关注“人”，人的“思想”的科学观的充分体现。在这一思想的表达上，读者大可以看到严复的翻译力图排除源文本会对译语文本产生的干预所作的努力。

结论

在译著《天演论》时，严复所持的科学观已基本不同于洋务运动时期非常受局限的“器物科学观”，他更关注人，更关注思想，所以他所译介的西方著作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体系形成具有奠基作用的经典。但严复也并非机械地将西方思想嫁接于清政府积贫积弱的土壤上，而是对二者进行了结合，融通。本文对严复这一思想在《天演论》中的体现也做了相应分析，他在译文中对西方社会其他学科的简要提及，简单介绍，以及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揉进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之中，形成颇具自己特色的“天演”学说，这充分体现了严复不同于同时代士大夫的“科学观”。本文以图里描写翻译理论体系中的两条翻译法则为着眼点，以严复在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伦理学及其它》的翻译时对译文的不同处理方式为线索， 重新审视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学术界对严复探究严复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形成的科学观对其翻译赫胥黎原著的影响，并将译文与原著对照进行比对和梳理，为对《天演论》和严复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进一步认识到图里描写翻译理论体系析出的翻译法则的适用性以及文化因素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Spencer H. 1914. *First Principles*[M].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2] Hermans, Theo. 2007. *Translation in System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 Toury, G. 2007.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4] 段治文. 1993. 试论严复的科学文化观[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4).

[5] 赫胥黎. 2011. *Evolution and Ethics* [M]. 中国青年出版社.

[6] 胡适. 2003.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 胡适全集[C].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5-6.

[7] 梁启超. 1985. 清代学术概论[M]. 朱维铮校注.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8] 罗新璋编. 1984. 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A].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9] 欧阳哲生. 2006.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天演论》[J]. 广东社会科学(2)

[10] 欧阳哲生. 2010. 严复评传 [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1] 皮后锋. 2003. 严复大传[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2] 皮后锋. 2006. 严复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3] 沈国威. 2008. 严复与“科学”[J]. 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 别(册)4.

[14] 童恒萍. 2013. 从格致到科学：以严复、梁启超为例[J]. 自然辨证法研究 29(9)

[15] 汪荣祖. 1994. 严复的翻译[J]. 中国文化(01)

[16] 吴展良. 1999. “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诠”[J]. 台大历史学报(24):103-176.

[17] 严复. 2011. 天演论[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8] 叶凤美. 2005.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Yan Fu’s Viewpoint on Science in his Translation of Tianyan Lun:

A Perspective of GideonToury's Translation Laws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oury's two translation laws of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ference to probe into Yan Fu's self-consciousness and viewpoint on science that were manifested in *Tianyan Lun*. It could concluded from a study conducted by this paper that Yan Fu's viewpoint on science is more emphasized on people and people's thoughts, so it was a viewpoint concerning 'people', different from the one before him and even from his contemporary which was confined in 'weapons and machines'. In the purpose of manifesting such a viewpoint on science, Yan Fu had supplemented many scientific concepts in social, biological and other fields not mentioned in the original work in way for adding notes and foot notes; and he had organically fused Spencer's evolution theory with Huxley's.

Keywords: Yan Fu; Tianyan Lun; Viewpoint on science; Translation laws

作者简介:(内容字号:楷体小五)陈园锋（1986－ ），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朱健平（1967 － ），湖南攸县人，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